

文学宁夏

白草 著

张贤亮的 文学世界

作家出版社

张贤亮的文学世界

白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贤亮的文学世界 / 白草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0
(文学宁夏丛书)

ISBN 978-7-5212-0176-5

I. ①张… II. ①白…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7854号

张贤亮的文学世界

作 者: 白 草

责任编辑: 周 茹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55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76-5

定 价: 44.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宁夏”丛书书目

- | | |
|-------------|-------|
| 《眼欢喜》 | 石舒清 著 |
| 《我们心中的雪》 | 郭文斌 著 |
| 《行行重行行》 | 季栋梁 著 |
| 《父亲与驼》 | 漠 月 著 |
| 《一条鱼的战争》 | 金 甌 著 |
| 《换骨》 | 李进祥 著 |
| 《蛇吻》 | 张学东 著 |
| 《嘉依娜》 | 了一容 著 |
| 《头戴刺玫瑰的男人》 | 马金莲 著 |
| 《核桃里的歌声》 | 阿 舍 著 |
| 《稻草人》 | 赵 华 著 |
| 《塔海之望》 | 杨 梓 著 |
| 《西域诗篇》 | 杨森君 著 |
| 《篝火人间》 | 单永珍 著 |
| 《山歌行》 | 马占祥 著 |
| 《知秋集》 | 钟正平 著 |
| 《在一座大山的下面》 | 梦 也 著 |
| 《守护风沙中的一盏灯》 | 郎 伟 著 |
| 《张贤亮的文学世界》 | 白 草 著 |
| 《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 | 牛学智 著 |

“文学宁夏”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崔晓华

副主任：庾 君 雷 忠 郭文斌

编 委：漠 月 李进祥 闫宏伟

统 筹：吴 岩

白草，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专著《文学大家笔下的回族》《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另有论文多篇。2001年获宁夏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三等奖，2002年获宁夏第六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二等奖，2006年获宁夏第七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三等奖，2016年获第二届《朔方》文学奖，2017年获《黄河文学》双年奖。

文学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庄稼

崔晓华

塞上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月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这诗情画意的美好季节，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

宁夏地处祖国西部，是中华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优秀传统文化遗存丰厚，自然历史内蕴丰富多样，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数以千计的诗词文赋，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等，表达了诗人或豪迈或忧伤的爱国情怀；宁夏是革命老区，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灿烂的革命文化，毛泽东书写了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古往今来，文学的特质、精神的象征、家园的意识，深刻地嵌入其中，并且流传至今，仍在流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岁月蹉跎，沧桑巨变，伴着九曲黄河悠远的涛声，我们回顾自治区走过的历程，一幅幅画面徐徐展开：艰辛、曲折、繁荣、辉煌。“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宁夏大地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汉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成就，让我们感慨、激动、振奋。对于宁夏文学，对于宁夏作家，这既是记忆，也是现实，更是根植人民、观照时代、承接历史、面向未

来，而“出人才出作品”是最丰盛最具正能量的“活性因素”。

文艺的春天阳光普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宁夏文学事业步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宁夏文坛开始呈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其显著标志便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著名评论家阎纲语），脱毛之隼搏击长空，成为享誉中国和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与此同时，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代作家，用自己的成就和影响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宁夏的文学创作，以及宁夏作家群的形成，这是一支颇为壮观的、以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队伍，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他们的作品给文学界增添了异彩，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突破地域的局限，向全国文坛迈进，终于实现了宁夏当代文学的跨越式发展。

2016年5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以《文学照亮生活》为题，将公益大讲堂的首课放在宁夏西吉县。原因是宁夏西吉县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的全国首个“文学之乡”。宁夏的作家，有相当部分出自西吉，形成密集之势。西吉的作家们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铁凝主席掷地有声地补充了一句：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表明了中国作协对宁夏文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生活滋养文学，文学照亮生活。

关于宁夏作家的成长，很有必要进行一次简要的回顾。宁夏作家大多数来自基层，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众所周知，那时的农村和乡镇偏远落后、艰苦寂寞，长期生活这样的环境中，经历的困苦和磨难充满了他们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里，似乎是苦难多于欢乐，乃至重叠着父辈们流浪、迁徙的背影和脚印。但是，他们也有独特的优势，脚下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塞北大地，这样的地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和气质，后来伴随着解放

思想、改革开放的步伐，他们又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强烈地产生了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和诉求，而这种需要和诉求必须通过心灵劳作得以实现，他们因此怀有宗教般神圣和虔诚的文学梦想。于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宁夏青年作家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和磨砺，终于营造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以其朴实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发出本真的、诗性的、充满灵智的声音，显露出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的中青年作家，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淫于西部的人文气候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本着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信仰和坚守，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书写和表达上，继续保持着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意，以及民族语言特殊的美质。尤其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宁夏作家不跟风、不时尚、不焦躁，内心安静，他们通过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本土化的写作，以及对西部整体的文化关怀和持续不断的挖掘，呈现出来的是西部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敏感与顽固、苦难与信念、理想与追求，是西部人的宽厚、隐忍、执著、抗争、牺牲，等等。同时，他们的作品由于客观、真实的叙写，因此又有着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他们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宁夏作家群的形成和崛起，以及他们的人文立场、精神向度、情感因素和创作风格，不仅预示着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也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系统。

概括地讲，这六十年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六十年，也是宁夏文学不断繁荣兴盛的六十年。作家队伍生机勃勃，新人不断涌现；文学创作空前活跃，高潮迭现；文学作品硕果累累，产生了一大批记载历史、见证变迁、叙写西部、反映时代、宣传宁夏的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

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了这套二十卷本的“文学宁夏”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宁夏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宁夏文联高度重视，几经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本着好中选优的原则，给予确定。入选该丛书的作家系“60后”“70后”和“80后”，既有作家、诗人，也有评论家，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情厚境美、韵味深长，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有的荣获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庄重文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诗刊》奖、《小说选刊》奖、《十月》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有的多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有九名作家作品集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大量优秀作品被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和选本发表、转载和选入，还有相当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推介到国外。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宁夏中青年作家的又一次集体亮相，也是对宁夏文学成就的进一步展示，旨在精要地反映宁夏文学的优秀成果，以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宁夏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为研究者提供较好的选本。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给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总之，这套丛书的出版，意义重大。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宁夏地处西部，西部是中国文学的广阔沃壤。人民是大树，作家是小鸟，小鸟只有栖息在大树上，才能够自由地歌唱。在此，真诚地祝愿宁夏作家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绽放更加绚烂的文学之花；真诚地祝愿宁夏文学沐浴着古老黄河的神韵，乘着新时代的强劲东风，向着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浩瀚大洋奔流而去……

（作者系宁夏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目录

CONTENTS

绪论 / 001

第一章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 / 025

第二章 改革三部曲之一：表现农场改革的《龙种》 / 075

第三章 改革三部曲之二：表现农村改革的《河的子孙》 / 092

第四章 改革三部曲之三：表现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 / 113

第五章 《绿化树》中的“改造”主题 / 133

第六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反平庸主题 / 160

第七章 闯入陌生领域的《早安！朋友》 / 185

第八章 尝试艺术探索的《习惯死亡》 / 201

第九章 《我的菩提树》：为极致情境中的知识分子画像 / 220

第十章 表现心理受挫的《青春期》 / 246

第十一章 《壹亿陆》：价值困境或悖论 / 269

第十二章 张贤亮的散文 / 288

第十三章 张贤亮的文学观念 / 315

绪论

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家，尽管他的影响自《我的菩提树》（1992年）之后日渐式微，终至淡出文坛，但事实上他已成为一个文学传统——一个优秀的传统，一个复杂的传统。

面对传统，无法绕行：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会曲曲折折地与后来者产生联系，并施以影响。

诗人张贤亮

了解一个作家，须顾及其全体。张贤亮曾经是一个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诗人张贤亮，就没有后来的小说家张贤亮：诗歌创作，是他的一次出色、出众的文学预演，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中断写作，当代文学史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诗人。

历史有时颇无赖、冷酷，然而文学力量或许更为强大，文学史上被夺走了一个诗人，却多出了一个小说大家。

张贤亮有三首诗歌，全部作于1957年，皆为上乘之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以下试各摘录数节，以见其一斑。

《夜》：

夜

我躺在星空下面，
在垦荒队的帐篷旁边。

周围是一片寂静，
风从小树林那边

吹来了槐花和土地的香气。

星星……

我眷恋地听着，我久久地听着，
我激动地听着，我流着泪听着，
啊！我的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
你和我们播种的小麦一样，
你永远在生长着、成熟着、产生着新的种子，
不管白天或黑夜，
你永远在前进、在燃烧、在喧闹、在诞生着新的歌。
啊！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①

《在傍晚唱的歌》：

在这傍晚的时刻，

① 张贤亮：《夜》，《延河》1957年1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在这爱情和劳动的边缘，
我站在高高的麦垛上，
大地，从那空濛的雾气中上升，
向我伸过来
母亲丰满的嘴唇。

.....

我站在最高的麦垛上，
从心灵的窗户向世界瞭望，
我的情思，我感谢你！
你告诉了我祖国现在做的、将来做的、永久在做的
事情。

啊！祖国，你是我爱人的爱，你是我母亲的亲，
你是每日每夜伴着我的身影，
你是一条欢乐的河，
奔流着、翻滚着大大小小的波涛，
扬弃无用的轻浮的泡沫，
冲碎了古老的顽固的暗礁，
你不分昼夜地奔腾，
远远地，一片汪洋在
天际颤动，
大海

被你所吸引过来。^①

《大风歌》：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

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

我是从无数个深藏在地下的矿穴中来的

啊！我来了！

我是被六万万人向前飞奔所带起来的呀！

我来了！

.....

大风呀！

让你那滚滚滔滔的雷似的声响

让你那澎湃着的浪与浪冲击的音调

让你那强有力的和声去宣布

新的时代来临了！

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需要新的战斗姿态！^②

① 张贤亮：《在傍晚唱的歌》，《延河》1957年3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② 张贤亮：《大风歌》，《延河》1957年7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二十年后张贤亮小说中表现出的美学风格，在这几首诗歌中已初见端倪：星空、静夜，土地和槐花散发着香气，于此氛围和前景上，则是一个不眠的年轻人内心世界巨大的不安、激动、向往、求变，动态与静态相宜，柔美与雄壮相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弥漫的生命力，汨汨涌涌，不择地而出，在长短有序、张弛合度的诗歌节奏中，化为“强有力的和声”，令人血脉偾张。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美学风格，后来更为完美地体现在《河的子孙》《绿化树》等中篇小说中，许多人只看见比如《绿化树》里的改造与性爱主题，哲学家李泽厚却敏锐地注意到，除了显见的主旨外，作品中还有“对那原始、质朴、粗犷、富有生命力的阔大的美的歌颂”^①。由此可见，张贤亮的美学风格其来有自，一以贯之，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并没有伤及其内在生命元气。

然而在1957年，这个内心涌动着生命风暴的年轻诗人，这个有如夜莺般不歌唱则不得安宁的诗人，当他唱着《大风歌》并欢呼“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刻，却遭遇了一场更为猛烈、席卷一切的大风暴：仅仅为着他以非工农的身份歌唱了土地和槐花的香气，仅仅为着他以知识者的身份歌唱了人民和祖国，他不得不赔上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②。

①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96—97页。

② 《延河》1957年7月号发表《大风歌》，8月号即发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将作品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期发表张贤亮给编辑部的信及《〈大风歌〉后记》，详细解释创作初衷：不满于部分只追求享乐、精神麻痹的青年，想做一只“牛虻”把他们从蛰居状态中惊起来。同期发表安旗的批判文章《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大风歌〉》，将张贤亮的“大风”意象污名化为中国北方春天刮的“黄风”、海洋上刮来的十二级“飓风”（原文如此。应为“台风”，疑“台”繁体字“颶”误作“颶”），结论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恶风”。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刘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对《大风歌》的批判升级。随后，张贤亮被打为“右派”。

文学观念

张贤亮是一个大气的作家，此种阔大气象源自他早年充分的文学准备，他的非同寻常的天赋，尤其是他对个人二十多年来苦难经历的不间断省思，这一切综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文学气象。

张贤亮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和眼光的作家，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他提供了一种资源，以之为观察、反思、剖析的视角；同时他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站在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同代作家中，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像他那样于文学出道之前即已精熟地掌握了一种哲学理论。

张贤亮更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在为英国《卫报》所作文章《参与、逃避和超越》中，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所谓当代文学，“全是参与型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①。在开始创作小说时，张贤亮多次谈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而是把文学创作当作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个人痛苦的经历，让他确立了带有功利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离不开政治，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改革家”，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创造能够让艺术繁荣的良性社会环境，否则，“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②。今天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和读者，很难理解张贤亮所说的社会参与，更难理解张贤亮把个人创作当成对抗“左”的思想倾向的一种方式：1983年至1984年，正当写作中篇小说《绿化树》时，社会上传来了种种谣言，如：说要批评电影《牧马人》，要从他的作品中“专门

① 张贤亮：《追求智慧》，《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3期。

②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